

不見高妙，恐怕你看了杜甫的詩，有些地方還覺得不甚合理，須加改正……這一點正是你一生作不出超絕詩詞的病根……」這的是對症良藥，我雖認過，確是本性終屬難移。好在我常想一個人的興趣是維持他有意義生活的養素，所以我對於文藝也不過拿他來葆養我的性靈，安慰我的精神罷了。

## 九

### 章淵若

興趣是主觀的，是因人、因情、而異的。同一事，其為某甲深感興味者，往往可為某乙所厭惡。

同時，興趣是相對的，是因時、因地、而變的。同一人，對於同一事，其感受興趣之程度，也是因時、因地、而不同的。譬如在「火山」上跳舞，固屬不近情理；若在災荒頻存，國難嚴重的今日，還要極度的縱慾享樂，那更是喪心病狂了！

興趣既是主觀的因人而異，因情而異；同時又是客觀的因時而變，因地而變。則我此時的興趣，自然可以與衆不同，可以不合「時宜」，可以不合一般人的口味，也許會不合一般人所公認的所謂興趣的標準。

東方雜誌以「我的興趣」一題徵及愚文，我一時覺得無從置答，特先和吾妻商酌；因為我想她對於我的生活，我的性情，我的興趣，應該知得特別深刻，我便問她：

「你看我一天到晚，到底對於什麼事最感興趣呢？」

「我想……」她不加思索地含着譏笑的情態說：「你有什麼興趣呢，最好不要耽誤你的時間；還有，要讓你安心工作，這大概可算是你唯一的興趣吧！」

她的答語，雖不得要領，並且有意譏諷；但究使我心悅誠服，無法反駁。真的，如果要就我平日生活的實際情形來說，則一方面固可說沒有什麼可為人所承認的興趣；然也可以說，我的全部生活，都是充滿了興趣。

我是一個「自力主義」者（此說另詳愚所講「自力主義」會分載各報，茲不深論），我根本認為興趣無庸外求；要從自我的生活中去領會，要從自我的工作中去表現，才有實際。所以我的興趣，實在充滿在我整個生活之中。分開來說，如：

生活的規則，  
適度的運動，  
時間的經濟，  
工作的效率，  
真理的追求！

凡此種種，都是我的興趣所在，也是我的生活實況。所以祇要是我所認為有價值的工作，雖使我夜以繼日的忙，我也不以為苦。反之，如飲酒、吸煙、打牌、下棋、徵歌、選舞……諸如此類，以及一般人所最感興趣的娛樂，我都不大喜歡；即使勉強嘗試，終不能使我發生絲毫興趣。這不是我故

意做作，確係本性如此。我也自知此種生活態度，不合時宜。並且明明知道，因此會得罪朋友，但終無法改變。

這大概是先天遺傳，和家庭教育的關係，才養成了我這種特殊的性格，我的母親，是一個絕對歡喜勞動的人，她愛惜時間，重視效率；她沒有消遣，沒有嗜好；她唯一的興趣，便是勤儉。因此，在我童年時代，凡一般兒童所能享有的樂趣，我幾乎都沒有享受的機會。我從那時起，便養成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習慣，便把興趣漸漸的移向到工作方面去。我至今還記得，當我在初等小學讀書的時候，便不愛和一般兒童在一起嬉戲；有時在操場上，我往往會肅然有感的，獨自回到講堂去看書。

我這種生活態度，直到現在，還是如此；自幼及長，都未改變；無論為學，做事，執政，從政；在國內，在海外，也都未發生特殊的變化。我的生活，總是那樣的淡泊，呆板，幾乎成了一個模型，成了一條直線，始終是在循着工作的軌道前進，而且始終把工作與興趣打成一片。我每天的興趣，也就以每天工作的成績，為增減的標準。

在一般人看來，我這種生活，似乎過於單調，過於刻苦，太無興趣；凡是關愛我的人，都會以這些理由來勸我。但是，我自己也有我調節生活的方法，如拳術、運動、旅行、散步、音樂、攝影，我都能感到相當的興趣。每天早晨，我例必到空曠之地，或練拳，或作其他運動，待周身出汗以後，復繼以洗澡，及全身摩擦；因此，天天覺得精神奮發，「興趣」無窮！

憶梁任公氏曾自述他的興趣，有言曰：「中國人見面最歡喜用的

一句話：「近來作何消遣。」這句話我聽着便討厭，好像生活得不耐煩了，勉強找些事來消他遣他。一個人若生活於這種狀態之下，我勸他不如早日投海。我只嫌二十四點鐘不能擴充到四十八點鐘，不夠我享用。我一年到頭，不肯歇息，問我忙什麼，忙的是我的趣味。」又說：「賭錢：

……吃酒……做官……諸如此類，雖然短時間內像有趣味，結果會鬧到「沒趣味一齊來」，所以我們不能承認他是趣味，凡趣味的性質，總要以趣味始，以趣味終。所以能為趣味之主體者，莫如下列幾項：（一）勞作（二）遊戲（淵若按：最好改為運動）（三）藝術（四）學問。」（參閱氏之學術講演集）

梁氏之言，實獲吾心。現在萬方多難，國運垂危，而一般醉生夢死之徒，仍復徵歌選舞，沉迷於聲色之好，不知其對於家國應負之責任；廢時失業，罄家傷身，猶樂此不疲。曾不思「樂極生悲」，「民族覆亡之大禍，即將迫於眉睫。誠不知其「興」於何有，「趣」於何有矣！

## 餘青

我覺得最有興趣的事，莫過於演戲，可是已經有將近十年沒有登過臺了。回想以前組織春柳社的時候，只要有戲可演，便任甚麼都可以犧牲。以後作了職業演員，不免隨時感到許多技術上，尤其是人事上的困難，往往惹起種種的難過，可是只要坐上化粧臺子，一面鏡子朝面前